

從釵黛之辨探討曹雪芹的女性觀－兼論《紅樓夢》中心思想

樹仁大學中文系

張曉雯

提要

《紅樓夢》一書塑造了很多容貌姣好、才華出眾、品德高尚的女子，然而書中所有優秀的女子都逃不過被封建時代蠶食的命運，當中又以林黛玉和薛寶釵藝術形象最高，前者是寶玉的深心人，後者是其敬重的寶姐姐。

本文第一章將先簡介研究動機、研究範圍與文獻。接著，第二章將探討釵黛之辨的歷史回顧及依據，透過綜觀歷來各學者對釵黛形象的點評，大致可歸納為早期主張「釵黛對立」的擁林、擁薛派和後期以俞平伯為首的「釵黛合一」。第三章主要比較林黛玉、薛寶釵的出生背景及研究書中對兩人運用的春秋筆法兩大方面了解她們性格形成的原因和闡釋其內在意涵，繼而比較兩人的藝術形象與思想本質的異同，拆解形成釵黛之辨的爭議症結。此外，針對俞平伯提出以秦可卿為其一大證據而提出其「釵黛合一」的「兼美」理論，第四章將討論封建社會與書中提出「色」、「情」、「意淫」觀念的關係並從中了解秦鐘、秦可卿及書中大觀園的象徵意涵，再論《紅樓夢》本旨。第五章將透過上述各章之分析及理據，結合全書意旨嘗試推測曹雪芹對釵黛之辨的價值觀及態度，亦為全文的重要部分。此章會先比較曹雪芹「女性觀」與賈寶玉「女兒觀」的異同，接著透過了解賈寶玉叛逆思想的局限性，比較賈寶玉對釵黛二人的不同態度而探討有關理想與現實的問題，最後對曹雪芹的審美標準及意涵作總結。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在歷來中國古典小說中，女性的角色其實也屢見不鮮，例如四大名著《水滸傳》中的孫二娘和潘金蓮，《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和大小喬，受著傳統封建思想影響，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只是為了襯托男性英雄角色而存在的。曹雪芹生於封建社會最繁華鼎盛的時期，但由於在晚期受政治鬥爭的牽連而被抄家，看盡了生活的世態炎涼，故花了近十年時間完成完滿血淚的《紅樓夢》。作者在甲戌本凡例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認為女性的地位遠高男性，在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這是十分創新的思想。《紅樓夢》在歷史上是唯一一部以女性為中心的小說，深刻的刻劃了封建社會時代女性的悲慘命運以及帶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敗必然會令社會趨向滅亡的結果。

在金陵十二釵的人物當中，關於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形象誰優誰劣至今依然無法得出一致的意見，而當中爭論甚致出現極端的分歧，綜合各持分者的意見後大致可分成主張「釵黛對立」的擁林派、擁薛派及由俞平伯最先提出的「釵黛合一」。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¹一書中曾列舉了近百年以來從《紅樓夢》一書考究出來的未解謎團，並歸納為九大公案，而置於其首的竟然就是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優劣問題，更指出清代學者鄒弢及老朋友伯謙更曾因釵黛之爭的分歧而吵得面紅耳熱，幾乎大打出手，可見劉夢溪也認為釵黛優劣是書中需要判定的重要問題，因此此論題仍然有再辨的價值。

二、研究範圍與文獻

時至今天，針對《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及有關釵黛的評論還是出現嚴重的分歧，代表各派的學者均有其支持的理論，估計造成當中的爭議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紅樓夢》大量運用「春秋筆法」來寄託全書意旨，以致不容易從迂迴曲折的文辭中準確理解作者對書中人物的真正態度以及其褒貶形象。

根據八十回含脂硯齋批語的《紅樓夢》中，不論在原文及脂批裏都經常提到曹雪芹在創作時刻意運用「春秋筆法」，更有不少學者為全書出現過的「春秋

¹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96。

筆法」等字眼作統計²。

有關字眼	出現次數
春秋筆法	4
春秋字法	3
反面春秋	1

由於作者尤其對書中重要人物包括林黛玉、薛寶釵大量運用「春秋筆法」來塑造她們的形象，令讀者無法直接解讀作者對她們的立場，只有穿透全書意旨才能重新認識作者心中真正的林黛玉及薛寶釵。

二、以獨立及片面的角度考究釵黛二人的性格形象，未有結合書中意旨。

不論屬「釵黛對立」論的擁林派、擁薛派，還是以俞平伯最先提出的「釵黛合一」論，當中的論點及角度均有其不足的地方，其支持者很多時沒有闡清全書的意旨及主題思想，深入曹雪芹的「春秋筆法」來分析作者所塑造的林黛玉、薛寶釵的褒貶形象，也可能過份解讀曹雪芹的「春秋筆法」，有違作者本意。

賈寶玉曾說過「女兒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³，女兒給他的感覺是清爽的，而男子卻是濁臭逼人。在曹雪芹眼中，他認為男性是昏庸無能，只懂得追求功名利祿，反之女性卻是有性靈及才華洋溢的，更自愧不如。然而，在女性中，他只是欣賞年輕未婚女子的善良純真，但對於婚後女子包括成年的長輩都是討厭的，更直言這是因為他們沾染了男子之氣後也服從於封建社會的規條。但是，從閱讀《紅樓夢》一書，卻看到他對婚後女子包括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秦可卿等都並沒有半點憎惡之心，而另一方面他對未婚女子如薛寶釵、史湘雲也並非完全欣賞。除女性外，賈寶玉並非完全認為男性是昏庸無能，他也樂於結交一些善良、有才華的男性如秦鐘、蔣玉菡等，可見賈寶玉甚至曹雪芹的女性觀有其矛盾之處。

由於賈寶玉的形象是曹雪芹的心理投射，故在本研究末章也嘗試把曹雪芹的「女性觀」與賈寶玉「女兒觀」的異同進行比較，了解當中的審美標準，最後以探討賈寶玉的「叛逆性」為理據解釋「女性觀」之矛盾和局限性，同時也結合書中意旨分析寶玉與釵黛的相處態度及了解有關理想與現實、審美的問

² 沈梅麗、陳超，〈從脂評的引文摘句看脂硯齋的文化素養〉，《金陵科技學院學報》第2期（2006年6月）。

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17。

題。本研究不是糾纏於辨定那一方的說法才是正確，因為其支持者對於釵黛二人評論的角度是不夠完整的。因此，本研究將主要以大多學者證實為曹雪芹本人所寫的八十回《紅樓夢》為參考素材並結合脂硯齋等人的評語，深入分析作者林黛玉與薛寶釵的描寫並作出比較，最後結合全書的中心思想探討當中作者的審美標準及意涵。

本文之所有引文內容和批語均取自《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一書，此書共 120 回，前 80 回以含脂硯齋批語和最能反映曹雪芹定本原貌的「庚辰本」為底本並結合其他版本補全，而後 40 回則以「程甲本」為底本。

第二章、釵黛之辨歷史回顧及依據

綜觀各學者針對「釵黛之辨」提出的看法，大致可把他們的意見分支持「釵黛對立」論的擁林派或擁薛派及支持「釵黛合一」論的派別。以下將分類簡單羅列各學派的意見並加以論析。

一、「釵黛對立」論：擁林派

歷史上支持擁林派的人數和言論較擁薛派多。當中有些言論雖未明顯貶薛，但觀其評論可以得知這些學者的態度均認為林黛玉的形象比薛寶釵優勝。

塗瀛在《紅樓夢問答》提到：「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屈；黛玉用直。寶釵徇情；黛玉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⁴另外，又有冥飛等《古今小說評林》指：「寶釵陰險狠毒，以黛玉之稚氣，當然不是對手。蓋黛玉多心，乃無手段，寶釵多心，手段又辣故也。」⁵不少擁林派學者總抓住書中第三十二回「含恥辱情烈死金釧」⁶中，寶釵對金釧投井一事的態度作為寶釵陰險狠毒的重要罪證。

二、「釵黛對立」論：擁薛派

歷史上有支持擁林派的學者自然有支持擁薛派的學者。與上述情況一樣有些言論是擁薛而貶林，也有的兩者兼有，不過其態度均認為薛寶釵的形象比林黛玉優勝。

護花主人王希廉於《紅樓夢總評》指「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⁷，另外，據鄒弢《三借廬筆談》亦記載：「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⁸，更因釵黛優劣而「幾揮老

⁴ 塗瀛，《紅樓夢問答》，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43—145。

⁵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上海民權出版部，1985年），頁900。

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頁260-261。

⁷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50。

⁸ 鄒弢，《三借廬筆談》，見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390。

拳」⁹。由此可見，擁薛派認為黛玉有「尖酸」、「心地褊窄」的缺點而不比寶釵大方。

三、「釵黛合一」論

最早提出「釵黛合一」觀念的應是脂硯齋，在第五回寶釵出場時提到「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¹⁰另外，在四十二回又提到：「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¹¹。加上，在書中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釵用了十一幅冊子，唯薛寶釵和林黛玉卻合用一冊。「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兩棵枯木，木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辭，道是：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¹²

俞平伯把這些觀點歸納並把它發展成熟，在 1923 編成《紅樓夢辨》，至 1952 年在其基礎下又出版了《紅樓夢研究》一書。總括而言，兩書的觀點均大致相同，他在《紅樓夢研究》指出引起釵黛爭議的主因，說明作者並非主流所言的「右黛而左釵」：

「他們以為《紅樓夢》是一部變相的《春秋經》，以為處處都有褒貶。最普通的信念，是右黛而左釵。因此凡他們以為是寶釵一黨的人一如襲人鳳姐王夫人之類——作者都痛恨不置的。」¹³

接着，在論述寶釵和黛玉在曹雪芹心中地位皆美，不分高下時，以《紅樓夢曲》《引子》中的「悲金悼玉」為例並指出當中的含義實為「悲悼猶我們惋惜，既曰惋惜，當然與痛罵有些不同罷」¹⁴，用以證明「這是雪芹不肯痛罵寶釵的一個鐵證」。加上他又指「且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¹⁵，說明釵黛角色有互相襯托、補足的作用，具兼美的意義。除此外，俞平伯指出「釵黛在二百年來成為情場著名的冤家，眾口一詞牢不可破，卻不料作者要把兩美合而為一」¹⁶。筆者認為俞平伯的「釵黛合一」可理解為寶釵黛玉實為同為一人，分別以兩人形象呈現兩方面，即理想和現實的呈現，兩人的美在曹雪芹心中不分高

⁹ 同上註。

¹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0。

¹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329。

¹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3。

¹³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86。

¹⁴ 同上註。

¹⁵ 同上註。

¹⁶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頁 165。

下。

俞平伯又在書中又指：

「第五回寫一女子『其鮮妍媚有似寶釵，其裊娜風流則又如黛玉』。又警幻說：『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這就是評書人兩美合一之說底根據，也就是三美合一。」¹⁷

第五回中，警幻仙姑將一女子許配於寶玉，這女子「乳名兼美字可卿」，又形容她「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因此，警幻仙姑的形象則暗示有意將她們給合起來帶出「兼美」、釵黛「兩美合一」的思想。

¹⁷ 同上註。

第三章、林黛玉及薛寶釵的爭議症結

林黛玉及薛寶釵性格上的多樣性及複雜性亦難以讓讀者難以判斷角色孰善孰惡。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是曹雪芹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運用了「春秋筆法」，又用真事隱去的假語來牽引故事的發展，以致在人物描寫方面保持了含蓄隱晦的藝術特色，導致林黛玉及薛寶釵留下善惡難辨的形象。

一、環境下形成的心理與性格

薛寶釵出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皇商家庭，自小接受封建傳統的道德教育，亦令寶釵從小就建立一套深厚的封建傳統觀念，在二十二回脂硯齋評她「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¹⁸所以令她「天性從禮合節」¹⁹，希望把自己打造成符合封建社會標準的賢惠淑女。

雖然她的家庭環境富裕，但卻欠缺官場的勢力和背景，隨著「選妃」的失敗，寶釵嫁給寶玉成為另一出路。賈府勢力龐大，加上薛姨媽的姐姐王夫人亦屬賈府，因此她更希望能與賈府結親，令薛家也能得益，故有意安排寶釵和寶玉婚事。寶釵無論對於選妃還是由薛姨媽和王夫人安排和寶玉的婚事都沒有自己的意見，書中七十回她寫的《臨江仙》中「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²⁰一句反映寶釵這方面的思想，她樂意聽從封建家長的安排，故不介意與寶玉之間是否有真正愛情基礎，只考慮這婚姻能否為薛家帶來勢力，走封建社會安排的路。書中三十回亦提到平日端莊賢淑的寶釵卻因寶玉將其比作楊貴妃一小事而大怒，這並不主要是因被嘲笑「體豐怯熱」²¹而怒，更多是因為寶玉無意觸及寶釵「選妃」失敗的深刻痛處，又想到薛蟠只會終日遊手好閑，痛恨自己並沒有個像楊國忠般能幹的哥哥，令改變其家族命運的重任只好落在她手上，嫁入賈府成為寶釵唯一的人生理想。

此外，書中很多處都看見寶釵對自我情感的抑壓，例如在四十二回²²，黛玉在宴席不小心引用了《西廂記》的詞，只有寶釵知道，可見她早有讀過這些

¹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79。

¹⁹ 同上註。

²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 551。

²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45。

²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332-333。

「閒雜書」的習慣，可見她在眾人面前刻意隱藏本性，要求自己的言行舉止都需符合社會的要求。然而，由於擁林派對寶釵的認識不足，只單純片面地考究寶釵的負面行為而忽略寶釵心理形成的原因，她的行為包含了家人對她成為標準賢惠淑女的抱負。加上，他們亦忽略曹雪芹塑造人物性格形象的複雜性，以致他們對寶釵的評價是片面而有所誤解的。就金釧投井事件來說，寶釵向王夫人詢問金釧投井一事回應道：

「姨媽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愁煩，失了腳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²³

若細心發現，寶釵在事前並不了解金釧投井的詳情，只聽到王夫人的一面之辭。另外，寶釵有這番言論是因為她看到王夫人的內疚自責，情急之下只好出言安慰，可見作者希望借此突顯寶釵善於察言觀色及面面俱圓的一面，她待人都是出自真誠的，凡事也會替人考慮。

相反，林黛玉的家庭背景和薛寶釵截然不同，書中第二回提到她的父母早逝，對她缺乏封建傳統的教養，其父親讓她讀書識字，只為「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²⁴。黛玉以孤女的身份寄居在侯門貴族的賈府，故特別提醒自己在言行上也要時時小心，保持孤高性格以免讓人看低，而且後來她也看到很多貴族家庭的內部腐化與庸俗，令她更要極力保持自己的高雅品格，避免與她們同流合污，隨著認識了同道中人的賈寶玉，更加推動她對封建社會的反抗性。因此，擁薛派對黛玉的誤解是出於他們片面地考慮黛玉的行為而沒有把她生活背景及個人遭遇結合來分析黛玉性格形成的原因。同樣地，擁薛派亦可能把黛玉的「多心」與「小心眼」混為一談，曹雪芹在第三回介紹林黛玉的性格時曾說她「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²⁵，在二十二回，寶玉也對湘雲說「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²⁶。黛玉的多心是由於她聰明、觀察入微的性格，因此她才會比別人想得更多。加上，能體現黛玉氣量狹窄的情節大多與寶玉與寶釵的事爭吵有關，這是因為她在揣測寶玉心思情意的反映，最後造成黛玉尖酸多疑的性格最大的原因是她坎坷的家庭背影，令她在賈府不得不「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²⁷，這是她缺乏安全感、自卑的反映。

²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60-261。

²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5。

²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9。

²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75。

²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2。

二、春秋筆法與《紅樓夢》

《紅樓夢》的結構嚴謹，情節豐富，以致令讀者在閱讀時容易對其敘事手法的技巧有所忽略，以致未能洞悉作者的微言大意。《紅樓夢》獨有的寫作手法，早於清代時已引起有不少紅學家討論，例如戚蓼生在《石頭記·序》提及：「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²⁸脂硯齋亦於第一回甲戌本指《紅樓夢》：

「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致草蛇灰線、空穀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敷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²⁹

由此可以肯定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運用了「不寫之寫」的筆法，而這種手法是沿用了《春秋》經傳的史家筆法。「春秋筆法」為孔子首創，當中的原因是為了便於在撰寫《春秋》時記錄歷史事實之餘亦兼顧義理的含蓄深遠。作者在直陳其事時避免忌諱，就改以委婉、隱晦，包含「微言大義」的言詞來傳遞其褒貶價值，這種筆法便是「春秋筆法」，亦稱「曲筆」³⁰。

《紅樓夢》中最典型運用的「春秋筆法」的情節分別為賈珍與兒媳秦可卿違反道德的「爬灰」偷情，及賈珍、賈蓉父子與尤二姐和尤三姐之間的「聚麀」。另外對於賈政和王夫人的描寫也是運用了「春秋筆法」的最好印證。

對於賈珍因秦可卿的死哭得淚人一般，脂硯齋批道「可笑，如喪考妣，此作者刺心筆也」³¹。賈珍、賈蓉父子與尤氏姐妹之間的「聚麀」一事，在六十四回作者亦提及賈珍賈蓉仍在為賈敬的死守孝時「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廝混」³²。此外，王夫人雖是個吃齋念佛、外表和善的人，但她卻並沒有一個菩薩心腸，本質殘忍、狠毒。例如在三十二回她因金釧兒與寶玉說了一句玩笑話就強行把她逐出，令金釧兒含冤跳井而死，從「抄檢大觀園」也害死了無數無

²⁸ 戚蓼生《石頭記序》，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27。

²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頁5。

³⁰ 林素玟，〈不寫之寫 脂批《紅樓夢》「春秋筆法」的書寫策略〉，《文學新論》第15期（2012年6月），頁35-70。

³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99。

³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503。

辜的人命。賈政是府中唯一走「正道」的形象，在第四回讚美他「訓子有方，治家有法」³³，然批語道：「八字特洗出政老來，又是作者隱意」³⁴，揭示了賈政實際是恰恰相反，他只是個才華平庸，庸碌無為的讀書人，諷刺了賈政「假正」的無能庸俗。

然而，我們斷不能因已證明《紅樓夢》運用了「春秋筆法」，而曹雪芹又明言自己以「真事隱去」³⁵的「假語存焉」³⁶來創作的情況下而認為全書的每個情節、人物角色都運用了「春秋筆法」解讀及理解作者的思想、態度造成障礙。歷來亦有不少學者指出脂批的局限，如陳萬益認為脂批偏重章法和筆法的分析，而批語過於簡略³⁷，劉繼保也認為評點若只以「春秋筆法」尋覓內容的微言大義只會陷入扭曲作者本意的境地³⁸。因此，促成釵黛爭議的最大原因是由於有學者過份解讀曹雪芹的「春秋筆法」或對脂批的點評存有誤解，把一些完全不符合作者本意的批評及意向強行加諸至釵黛二人身上。

三、春秋筆法下的林黛玉及薛寶釵

與薛寶釵相比，曹雪芹對塑造林黛玉的形象較少運用內涵隱晦的「春秋筆法」，更多的是透過直接地透過她的語言和行動的描寫著重表達她聰明多愁善感、敏感細膩、小性多心、鄙視功名權貴等的形象。在第八回李嬾嬾想阻止寶玉吃酒並以賈政正在家會問書作威嚇，怎料黛玉卻不滿的直接回應道「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³⁹，使李嬾嬾不得指出「真真這林姑娘，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⁴⁰。另外，史湘雲曾評論黛玉「小性兒，行動愛惱人」⁴¹，二十七回丫環小紅和墜兒誤以為黛玉在外聽到她們的說話，因為「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⁴²。因此，林黛玉性格中刻薄小性的特點令她捲入「釵黛之辨」的核心原因，也由於她性格中孤高自許的缺憾令她不得被辦事成熟、待人親厚的寶釵給比下去。

對於黛玉的孤高、多心、多疑、小性等的性格，歷來學者都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批評者如清代學者二知道家坦然「醋中之尖刻者，黛玉

³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38。

³⁴ 同上註。

³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

³⁶ 同上註。

³⁷ 陳萬益，〈說賈寶玉的「意淫」和「情不情」〉，見余英時、周策縱等著，《曹雪芹與紅樓夢》（臺北：里仁書局，1985 年），頁 207。

³⁸ 劉繼保，《紅樓夢評點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 年），頁 87-88。

³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71。

⁴⁰ 同上註。

⁴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75。

⁴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19。

也」⁴³，另一方面，理解黛玉的學者如韶華認為黛玉的孤高自詡是因為表現在對環境的鄙視，而其心胸偏狹是為了抵抗現實。⁴⁴因此亦可看出林黛玉性格是在身世背景、社會環境等因素下逐漸成熟，這亦在上一章詳細討論過，世人對黛玉性格上的不解是他們沒有把人物角色與時代背景結合考慮，對評論小說人物的角度不夠全面。還有的是，批評者總把黛玉的「多心」與「小心眼」混為一談，但當中是有明顯分別的，作者亦在書中多次以「春秋筆法」中的「不寫之寫」刻劃黛玉重情、率真的形象並借此表達對她不論在藝術形象、思想方面的高度讚揚。作者在書中從沒有以「小心眼」等類似的言語批評過黛玉的「多心」，故此黛玉的「多心」其實就是敏感，而這種敏感是產生自黛玉在賈府只是個寄人離下的孤女，所以對周遭人事反應特別「多心」，尤其是有關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怕被人看不起自己。除此外黛玉的「多心」更多的是表達了黛玉的「重情」。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來向黛玉送宮花，黛玉只看了一眼便問：「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⁴⁵，當她知道最後兩支是自己時便應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⁴⁶。這裏可以留意的是脂硯齋在這兩句均評論黛玉「胸有丘壑」⁴⁷，別有深意，黛玉之所以會問周瑞家的如此問題不是要有意刁難，而是捍衛那不安的自尊心，也因為得悉送宮花背後的無情，故對周瑞家的的態度亦以無情處理。

另外，黛玉的「多心」也表演在對寶玉感情的嬌嗔、重視，例如在第八回，黛玉的丫頭雪雁奉另一個丫頭紫鵲來送手爐給黛玉取暖，於是黛玉便應道：「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那裏就冷死我了！」⁴⁸，這並非是直指自己的冷，而是借機暗示寶釵剛剛勸寶玉不要吃冷酒的冷。從黛玉的多心、善妒深刻表現了她對寶玉的感情的試探和深情的表現，亦流露了黛玉的率真可愛一面。作者對黛玉「尖酸刻薄」的刻劃也是別出心裁的，這並非是要借此作出貶斥，而是贊揚黛玉「不入世」的孤高形象。例如在四十二回從她嘲笑劉姥姥為「母蝗蟲」⁴⁹不是歧視下層人民，而是鄙視她為生活而向富有家庭折腰的行徑；當寶玉把北靜王送給他的鶻鶻香念珠轉送給黛玉是她生氣的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⁵⁰，可見黛玉鄙視趨勢權貴的品格。曹雪芹對黛玉語言之「不寫之寫」意義深遠，對塑造黛玉各方面的性格特點是功不可沒的部分。

《紅樓夢》中寶釵的形象必定是最具爭議性的一個，塗瀛曾在《紅樓夢問

⁴³ 一粟，《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01。

⁴⁴ 韶華，〈談薛寶釵和林黛玉的個性——評俞平伯「雙美合一」論的錯誤觀點〉，見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頁5。

⁴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61。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同上註。

⁴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70。

⁴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333。

⁵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18。

答》中表達對寶釵的看法並指「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許也」⁵¹，認為寶釵在書中慈善、仁義的形象只為曹雪芹之「曲筆」並把此作為擁林而貶釵的依據。塗瀛的言論隨之成為晚清的擁林派學者如哈斯寶、張新之、姚燮等的其一重要觀點，亦對現代的擁林派學者如馮其庸、李希凡等影響深遠，令他們對寶釵的評議均建基於塗瀛的意見。歷古至今，各學者對於寶釵的意見都十分極端，喜歡她的會讚美她是封建社會的標準婦女和處事圓滑，不喜歡她的會說她處事的奸詐和偽善，正是塗瀛所說的「深心人」。對於曹雪芹所塑造的薛寶釵，清代族紅學家哈斯寶曾指薛寶釵這人物形象「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壞參半，又再看好處不及壞處多，反復看去，全是壞，壓根兒沒有什麼好」⁵²，可見薛寶釵形象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周中明在《化醜為美——論薛寶釵形象的塑造》⁵³一文中亦提到這個問題，他既不認同薛寶釵的形象為「全好」，也不同意是「全壞」，而是曹雪芹運用了「化醜為美」的「春秋筆法」，把寶釵性格中的缺點寫成看似是優點，以一個亦好亦壞的形象出現在故事裏，以致令人感覺到她形象的靈動，是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著重運用了「春秋筆法」以暗諷寶釵在思想上極力迎合封建社會制度的醜惡姿態，而對於寶釵的藝術形象，作者並無任何貶謫之意，對她的外貌、才學甚至待人處事方面均出自內心的欣賞。

薛寶釵言行舉止是封建社會眾人眼中出色的模範，作者在書中亦肯定了她的有著處事守禮、循規蹈矩的德性。然而，紅樓夢本旨為「大旨談情」，作者特別賦予筆下的賈寶玉、林黛玉的多情與重情，他們也認為人各有天生性情而純真可愛，故不希望受任何禮法制度、階級觀念而束縛每人最原始的個性。薛寶釵恰恰與她們相反，她既「冷」又「無情」，總是選擇以理性處事，控制自己的情欲，不敢逾越。因此，作者批判的不是薛寶釵為人不夠「完美」，而是她甘願走封建禮制安排的道路而壓抑性情的不可愛。第四十五回提到：

「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作。及至賈母處、王夫人處省候兩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閒話半時，園中姊妹處也要度時間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⁵⁴。

脂硯齋對在此句中提及曹雪芹之「春秋筆法」，「『複』字妙，補出寶釵每年夜長之事，皆《春秋》字法也」，表面點出寶釵之守禮，是個賢淑的婦女，

⁵¹ 塗瀛，《紅樓夢問答》，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43。

⁵² 哈斯寶，《新譯紅樓夢迴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29。

⁵³ 周中明，〈化醜為美——論薛寶釵形象的塑造〉，見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30。

⁵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354。

「複」字及「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實際以明褒暗貶的手法揭示她長久以來受封建制度所壓抑而埋沒性情。

另外，在四十回中寫劉姥姥進大觀園與眾人設宴歡聚時，曾打趣的說「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⁵⁵，又忽然「鼓著腮幫子不語」⁵⁶，這突如其來的笑話令場內所有人都不禁大笑起來。作者對於周遭人的反應描寫得十分細緻。然而，作者在此卻沒有交代寶釵的反應，但這回較前作者曾提到「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姊妹三個人一桌，劉姥姥傍著賈母一桌」⁵⁷，所以能肯定寶釵是在場的。筆者認為作者不寫寶釵是別有用意的，作者沒有交代寶釵聽了劉姥姥說笑話後的反應並不是把她遺忘了，而是寶釵是真的沒有反應，在封建家長都不顧形象放任大笑的時候，她依然保持冷靜，故可推算寶釵對情感是強自壓抑，她的壓抑與鳳姐、鴛鴦忍笑有別，寶釵壓抑的程度甚至可以達到不露顏色之境地。作者透過這種「不寫之寫」以一冷一熱的強烈對比，突出寶釵形像中的「冷」和「無情」。

有擁林派學者認為寶釵為寶、黛愛情的第三者，破壞她們的戀愛，但其實他們可能受四十回續書的內容所影響，其實作者在第一回已點明寫書的原因是由於看到以住的才子佳人式小說「千部共出一套」⁵⁸，當中內容多是「涉於淫濫」⁵⁹，「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⁶⁰，因此曹雪芹斷不會塑造對他人愛情「其間撥亂」如「小丑」的寶釵，故造成寶、黛愛情悲劇的並非寶釵，而是整個封建社會的制度。另外，亦有擁林派學者經常用書中二十七回⁶¹寶釵因撲蝶來到滴翠亭而無心聽到丫頭小紅和墜兒私語，情急下以「金蟬脫殼」有意「嫁禍」黛玉來用以證明寶釵的奸詐，這也成為現今在討論薛寶釵為人的重要「罪狀」。范國良在《從〈紅樓夢〉回目看曹雪芹對寶釵的抑揚態度》一文亦指「從這一情節看出寶釵的確很有心機，很會保護自己，但說她『存心嫁禍於人』，卻不符合事實」⁶²。由此可見，寶釵並非有意「嫁禍」黛玉而是希望以不生事為原則來脫身及避免了丫頭的尷尬情況，同時也可以讓向來「眼空心大」小紅以為自己有把柄在手而不敢招惹黛玉。因此，寶釵是次的做法是機智理性，脂硯齋亦讚賞寶釵的做法說「閨中弱

⁵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317。

⁵⁶ 同上註。

⁵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316。

⁵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5。

⁵⁹ 同上註。

⁶⁰ 同上註。

⁶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219。

⁶² 范國良，〈從《紅樓夢》回目看曹雪芹對寶釵的抑揚態度〉，《紅樓夢學刊》第1期（1987年）

女機變，如此之便，如此之急」⁶³。

歸根究底，關於林黛玉及薛寶釵的爭議症結無非是人們受制了「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思想框架而忽略了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複雜性，這亦是「釵黛之辨」至今仍喋喋不休的原因，同時人們也未有看破作者對於刻劃人物所運用的「春秋筆法」及背後包含的態度和意涵。「釵黛之辨」中，尤其是薛寶釵的爭議聲音最大，曹雪芹塑造薛寶釵並非想賦予寶黛愛情中壞人的角色，而是希望通過林黛玉、薛寶釵思想上的不同，寄予人們能對封建社會對人性的無形操控作出反思及醒覺。

四、藝術形象與思想本質

在藝術形象上，寶釵和黛玉都各具美態。

在顏色容貌上，作者在書中多次讚美寶釵，例如說她「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嫺雅。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又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因而，在二十八回，在寶釵脫下元妃所賜的「紅麝串子」時，「寶玉在旁看著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⁶⁴。作者甚至用牡丹花比喻寶釵，突出她「艷冠群芳」的地位，可見寶釵的美甚至勝於黛玉。而黛玉的美又是另類的，且看寶玉初次見黛玉的形容：

「兩鬢似蹙非蹙罨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⁶⁵

由此可見，作者對於黛玉的美不是著重於其容貌之艷麗，更多是從她的眉目和姿態突出她靈秀、敏感多情的部分，故作者以芙蓉花比喻黛玉，顯示其清雅脫俗的詩人氣質。

在才華上，無論寶釵和黛玉都是不相伯仲的。寶釵和黛玉都是海棠詩社中最具文采的二人，亦只有二人的詩能互相媲美，她們的作品也都曾相繼奪魁，甚有詩才。在十八回，元春命園內的姊妹作詩，而特別對寶釵的《凝暉鐘瑞》和黛玉的《世外仙源》有很高的評價，更稱「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

⁶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19。

⁶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34。

⁶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9。

非愚姊妹可同列者」⁶⁶。由於寶玉在作詩時因不知「綠蠟」的出處，寶釵卻可以立即說出是唐代錢詠的詠芭蕉詩，令寶玉佩服她的才華更拜她為「一字師」。而當黛玉見寶玉因作《杏簾在望》一首而苦惱不已，故只用他在抄錄另外三首詩的時間私自為其代作，寶玉一看驚覺其作竟勝過自己前三首作品十倍有餘。

故此，寶釵和黛玉不是藝術形象的分別，而是思想上本質的不同。

薛寶釵原來的本質與林黛玉相似的，她本來也是個有性靈的人，作者安排她因要去除「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⁶⁷，自出生便需要吃冷香丸的情節也是別有用心，當中的「熱毒」暗示了她原來有著熾熱的性靈，吃冷香丸就是要壓止這性靈的滋長，讓自己對身邊事物變得冷酷無情，走封建社會安排的道路。寶釵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懂得不露鋒芒而藏愚守拙，選擇「不關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⁶⁸。對於封建社會的規條，薛寶釵不是未曾嘗試作出反抗的，例如書中四十二回黛玉行酒令說漏了一句《牡丹亭》、《西廂記》的句子而被寶釵聽到，她非常坦白的說自己以前也看過這些「雜書」，不過因為被家長「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⁶⁹。然而，由於她的思想被社會環境污染，她竭力抹煞個人的情欲而處處順從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失去性靈，她的變質正正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從送禮方面便能比較釵黛為人目標的差異。先說寶釵，書中六十七回敘述寶釵把薛蟠蘇州帶來的土物「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⁷⁰分發給府上各人，而且更細心的逐件查看並分配妥當，按各人需要和喜好安排，當中給黛玉的更豐厚一倍，連賈環的也沒有遺忘，使平日狠毒的趙姨娘也在王夫人前大讚寶釵。在四十五回，寶釵主動了解黛玉的病症，推薦她吃每天早上吃燕窩以滋陰補氣，又表示「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眾的」⁷¹，使得黛玉感受到她的真情而改變了原先認為寶釵虛偽藏奸的看法，更訴說自己的心事予寶釵。由此可見，寶釵深諳人情世故，這不代表她這是她用以籠絡人心的偽善手段，她待人是真心誠意的，她希望透過送禮能夠廣結府上各人，而得到他人讚賞及符合他人理想的賢慧女子是她的人生目標，亦見寶釵深諳人情世故的一面是黛玉所欠缺的部分。反之，黛玉送禮則比較隨心率性，例如十六回黛玉奔父喪時從蘇州帶來一些書籍，又「將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

⁶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41。

⁶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58。

⁶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35。

⁶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333。

⁷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 525。

⁷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355。

⁷²。在二十六回，寶玉叫丫頭佳蕙去給黛玉送茶葉時，恰好遇上黛玉正把賈母派人送來的零用錢分給丫頭們，便順道抓了兩把給佳蕙。在四十五回，寶釵派來一個婆子冒雨送上燕窩和一包潔粉梅片雪花洋糖，黛玉本想邀她來吃茶，但被婆子因還有事要忙而婉拒，故黛玉「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⁷³。由此可見，黛玉的送禮更多是集中下層的丫頭婆子，從黛玉慷慨送錢予她們，可見黛玉眼中並沒有封建的階級觀念，顯示對下層弱者的關心及輕視錢財。此外，從黛玉的送禮可見她重情不重物的思想，她從蘇州帶來的禮物雖不如寶釵的豐厚，但她更重視的是送物的心意。

接著，再看三十四回寶玉挨打後兩人的不同表現更突顯釵黛價值觀之差異。先看寶釵的反應：

「只見寶釵手裡托著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疼。』」⁷⁴

從寶釵「托著丸藥走進來」可見這亦是她懂得人情世故的表現，也讓人感受到她對寶玉傷勢的關心情切。然而，在寶玉被打後一句「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可見她主要是借機對其走封建社會的「正道」作規勸，也認為寶玉至今被打是由於他沒有聽她原先規勸的原因，被打亦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再看黛玉的反應：

「只見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忍，支持不住，便『噯啞』一聲，仍就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趟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布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⁷⁵

⁷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18。

⁷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357。

⁷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67-268。

⁷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69。

黛玉雖沒有像寶釵般在探望為寶玉時送上禮物，不如寶釵表露於人前，她對寶玉的關心是含蓄內斂，不願他人看見。從「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可見黛玉對寶玉被打一事悲痛至極，這比起寶釵的冷靜理智更突出黛玉對寶玉的情真意切。此外，黛玉不曾勸寶玉走仕途經濟之道，因這也是黛玉所厭惡之事，這裏黛玉哭著對寶玉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包含了黛玉對寶玉的無限憐愛，她一方面怕寶玉不走「正道」而再次遭到封建家長打壓，一方面又不希望寶玉真的回歸仕途經濟之道。黛玉作為寶玉的知己當然明白寶玉厭棄官僚應酬、與琪官、丫頭們友好交往的人生價值，故寶玉安慰她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顯示他反抗到底的決心。

由此可見，寶釵和黛玉都具有很高的藝術形象，她們是有才有貌的女子，待人處事都是善良真誠的，具有高尚的品德。而她們的不同只在於她們的人生價值和思想本質，寶釵理性而黛玉感性；寶釵順封建而黛玉逆封建。從寶釵送禮、點賈母喜歡的戲文、幫湘雲請客、與探春和李紈管理大觀園等事令她在賈府長輩甚至在下人眼中都是個賢德兼備的人。然而，這並不存在寶釵按道德標準處事是虛偽，為了取得寶二奶奶之位而討好賈母、王夫人。陳文新、余來明在《紅樓夢悲劇人生》分析寶釵形象時認為「寶釵這樣做並非單純地出於想成為寶二奶奶這一目的，而是她追求道德完善注重道德修養的結果」⁷⁶，真心誠意追求道德修養是她的人生目標。反之，黛玉更重人的精神價值、情感和應，並沒有選擇以封建標準為人生目標，故從不把俗世價值下的功名榮耀放在眼內。因此，寶釵和黛玉最大的分歧就在於寶釵「熱衷於仕途經濟」，每每都對寶玉走封建社會的「正道」作規勸，經常說一些讓寶玉特別反感的「混帳話」。故在寶玉眼中，她的思想本質是醜惡的，這亦是寶玉後來逐漸意識到黛玉與寶釵價值觀的不同而選擇近黛玉而遠寶釵的根本原因。

⁷⁶ 陳文新、余來明，《紅樓夢悲劇人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25。

第四章、再論《紅樓夢》本旨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是和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說有異，這是因為他們的愛情除了是其自主性外，更是因為建立在對封建傳統帶有叛逆思想的基礎及與黑暗封建勢力的矛盾性。故此，曹雪芹提到作《紅樓夢》本意為「大旨談情」，書中秦業、秦鐘及秦可卿分別取其諧音「情孽」、「情種」及「情可輕」，他們的角色貫穿了整部《紅樓夢》的故事發展，深化《紅樓夢》的主題。

賈寶玉和林黛玉都是有「情」之人，賈寶玉更是整部《紅樓夢》中最多情的人，故透過警幻仙子帶出「意淫」與「好色」的新思想，而寶玉所追求的「情」亦只能在大觀園的未婦少女、丫環身上找到。故大觀園的人、事、物正正是作者價值觀的反映。

一、封建社會下的「色」、「情」、「意淫」觀念

儒家思想體系對封建社會發展有著極大影響，例如《孟子·告子上》的「食色性也」⁷⁷、《禮記·禮運》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⁷⁸等言論都把男女情愛和飲食需求放置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乃是人的本性和欲望。同時，《禮記·樂記》提到「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⁷⁹，可見儒家雖不反對人與生

⁷⁷ 楊伯峻，《孟子譯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55。

⁷⁸ 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02。

⁷⁹ 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頁1263。

俱來的「情」和「欲」，但認為需要制之以禮，例如採用婚姻制度、男女之別的禮儀來解決男女問題，透過種種約束使人不致放縱本性。男尊女卑的思想觀念紮根於封建時代，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使她們失去學習和擔任官職的權利，因此她們若要改變命運只可取決其丈夫的權勢和財力。

然而，封建的婚姻制度充滿弊病，最主要表現在由家長包辦的婚姻，年輕女性是無權選擇自己的配偶。另外，婚姻的結合更要通過「六禮」，當中納采和納征分別代表男方向女方送禮提親及訂婚，經家長考慮對方給予的財物合宜或其勢力對家族得益才把女兒嫁給對方，故這實際是包辦婚姻的表現，令女性淪為一件商品。加上，社會為維持父權家庭的穩定，以禮教規條規範出嫁婦女的修養道德，包括要嚴格遵守「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又不可以違反「七出之條」，否則可以成為丈夫休妻之理由。帝皇坐擁妃嬪三千、男性可娶三妻四妾、娼妓等亦屬當時的平常事，由亦可見封建社會制度以男性為中心，不但給予他們很大的權力，更支配了女性的自由。

不少人都認為《紅樓夢》處處描寫在封建時代背景下女性的強勢，例如賈母是賈府最高的權力者，備受敬重。當賈政打寶玉時，賈母把賈政教訓了一頓並氣得揚言要回金陵老家，令賈政不得不叩求認罪。王夫人掃蕩怡紅院及抄檢大觀園，趕走了那些守封建禮教的丫環、戲子，更執意安排寶玉不喜歡的寶釵與其成婚，成就「金玉良緣」。王熙鳳因精明能幹而獲得賈母歡心，一直掌管賈府的大小事務，尤其在秦可卿去世後接手管理榮國府的事務表現出她辦事的大膽決斷，成功在府中樹立威勢。賈元春被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她們在書中的地位和掌權範圍遠遠超出男性，並不符合當時社會所提倡的「男尊女卑」思想。然而，若深入考究，不論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女性實際都是受制於父權社會，她們所可以行使的權力亦是其父親祖輩或丈夫賦予的，如賈母有如此高的地位是由於她的娘家史家是社會的四大家族之一，加上丈夫賈代善又襲了其父賈源的公爵職位，受朝廷看重。又如王夫人是賈政的嫡妻，為金陵王家，大兒子賈珠早夭後，寶玉成為賈府的唯一希望，故她亦依靠丈夫和寶玉維護在府中地位。王熙鳳的是權力源於她是賈璉嫡妻，又是王夫人內侄女，有著金陵王家的背景，又深受賈母寵愛。而賈元春的顯赫身份則是隨著她選中入宮，後因失寵而病死。由此可見，上述這些女性都沒有辦法安排自己的命運，她們的地位權勢處處都受到男性的抑制，雖然能享有所賦予的權勢，但同時如賈母、王熙鳳、賈元春卻沒權控制兒子或丈夫納妾的決定，所以這正體現了封建社會的女性地位是源於倫常秩序對男性的依附，即是「三從」中所言的「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紅樓夢》一書借賈寶玉和林黛玉及大觀園內少男少女純潔的互相愛慕，高度讚揚其不受現實所約束的「兒女之真情」，有意與一般敘述偷香竊玉、暗約

私奔等情節的風月小說作區分，由此帶出封建制度，尤其對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書中揭破封建社會假道學的虛偽面貌，痛斥社會一方面以各種禮法把貴族家庭淫亂墮落的男女關係合理化，一方面又強行打壓年輕男女的純真愛情。因此，曹雪芹借警幻仙子在書中提出「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意淫」等的新觀點：

「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汗紈綺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

警幻仙子所言「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淫」有兩重含義。這裏的「好色」指的是表面而且單方地追求性為目標的不對等關係，與一般動物無異，更摻雜了權力壓迫、金錢等因素，即是「淫濫」。「淫濫」是「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⁸⁰，是在肉體方面，講求滿足「肉欲」的「皮膚淫濫」。而「知情」則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這是由「好色」產生出來同情、眷戀的情感，是一種沒有外在因素摻雜的對等關係。他們的性關係是透過雙方的真摯感情昇華作基礎而自然地發生的，在包含愛情基礎下追求「巫山之會，雲雨之歡」⁸¹，在精神方面與肉體和諧結合，即是作者推舉的「意淫」境界。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解釋「意淫」與「淫」的分別時指作者並沒有否定「淫」是種罪惡，而是強調「情」與「淫」是可以互相交涉，這才是作者帶出的「意淫」之義：

「在第五回中，他開宗明義地說明『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而反對『好色不淫』，『情而不淫』之類的矯飾論調。大體說來他認為情可以，甚至必然包括淫；由情而淫則雖淫亦情。故情又可叫做『意淫』。但另一方面，淫決不能包括情；這種狹義的『淫』他又稱之為『皮膚濫淫』。」⁸²

⁸⁰ 同上註。

⁸¹ 同上註。

⁸²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55。

因此，警幻仙子認為與女兒建立平等、友愛、尊重、知情癡情的寶玉為「古今第一淫人也」，是因為他與純粹出自「好色」而追求性關係的男性是截然不同的。

鄧雲鄉在〈「意淫」和「性觀」〉一文指：

「封建婚姻之不合理，其弊端自是多方面的。而最明顯的則是『先性』、『後情』，這與曹雪芹所說的正好相反。因此曹雪芹借警幻之口所提出的種種理論，不但無情地鞭斥了封建社會富貴之家的種種荒淫無恥，戳穿了假道學關於『色』、『淫』二字的虛偽面紗；而且更可貴的是，揭露了封建婚姻的不合理，大膽地提出來了『情性合一』。『先情後性』，也就是『知情更淫』的主張。」⁸³

顯然，作者認為封建婚姻最不合理之處是在於它是由家長包辦的婚姻，男女對自己的配偶沒有選擇權利，這背後其實是推舉「先性後情」的思想，即主張先結婚後戀愛，讓一對素未謀面的男女在進行特定的婚姻儀式後便立即有了性關係。但是，有些婚後始發現因性格、價值觀等不合的夫妻，他們的性關係只淪為為家族傳宗接代的作用，尤其使女性無奈成為生育的工具。《紅樓夢》借很多例子劃分了純潔的情愛和欲望衝動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係，這對於當時社會是十分創新和大膽的思想。賈珍與秦可卿、尤二姐，王熙鳳與賈瑞，賈璉與多姑娘、鮑二家、尤二姐等人對待感情方面都是存在一種不平等的關係，即是作者所指的「好色」。由上述例子可見這些關係都是以男性為中心，他們因饞涎女性的美貌而單純追求性關係，把女性視為玩物。

作者提出「意淫」的最高境界的核心意義是提倡對女性的尊重和愛護，就像寶玉與女兒相處的體貼關心，同情她們的遭遇，亦懂得控制自己的肉體情欲。作者的「意淫」不僅對女兒的關愛，更重要是表達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真誠、真情，尊重彼此不同本性、價值觀的可貴。書中評價寶玉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故被推舉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寶玉被評為「情不情」是由於他的泛愛，無論人或事，他對所有不該產生的感情的東西都會產生憐愛，例如他因海棠花突然死了半邊而聯想到晴雯可能遭遇不測而對襲人說「你們那裏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因此，他會想到把落花葬於水裏不讓它們沾污。他的情特別表現在對思想尚未被世俗污染的年輕女兒，例如在送別秦可卿去鐵檻寺的路上，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個村裏的二丫頭，更有一次從襲人家回來一直心念她家中那個穿紅衣的女孩子，甚至在與其思想不同的寶釵或湘雲他都能找值得欣賞的地方。相比寶玉，黛玉被評為「情情」，即是專

⁸³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頁103。

注自己所愛的人，其他陌生男子都是「臭男人」。所以，她只願意把自己常用和珍愛的玻璃繡球燈給寶玉用，寶玉回應指「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故怪責他重物不重人的壞毛病，說「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寶玉的濫情在起初更多體現在重物多於重人上，但後來與黛玉的相處使他逐漸意識到人的性情比死物之可貴，故才有了讓晴雯撕扇博其一笑之事。寶玉雖然博愛，但是他由此至終只視與自己有相同思想、目標的黛玉為唯一的愛情，對其他年輕女性更多的是憐憫、關心和理解。

另一方面，寶玉的「意淫」情感不單表現在年輕小姐上，還對於不入世俗或處於弱勢的社會階層的交往，如與北靜王、蔣玉菡、秦鐘等，表達對純美人性的向往。張錦池認為「《紅樓夢》所宣揚的「意淫」，是對李贄「童心」說的一種長足發展」⁸⁴，又解釋指「就是處於萌芽狀態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就是朦朧的人權意識，就是初步民主主義思想」⁸⁵。由於作者在現實看到太多墮落而充斥着金錢利益、階級權勢的人際關係，失去真實坦率的本質，故作者借大觀園塑造了其理想的世界。由此可見，作者反對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也厭惡冰冷封建禮規條對人性的吞噬，年輕男女無奈被世俗的熏陶而失去情真一面，純真的女兒終生成為男性的附庸並落得個悲慘下場。就如被評為「無情」的寶釵，她不在乎自己的情感欲望，所有的行為都是為達到封建標準而行。鄧雲鄉評寶玉特別厭惡婚後女子的原因時指：

「婦女本身在少女時期，處子時期，天真未泯，純真無邪，一切情與性都是善的，美的；而涉世一深，為世俗熏染，自己便也把自己當作商品、犧牲品，情已不真，往往便只剩欲了。這樣也就往往成為惡的、醜的了。」⁸⁶

由此可見，和「意淫」截然相反的是「淫」，罔顧「情」而單純追求「好色」的欲望，正同時表達了「無情」的內涵。年輕女兒婚後沾上男子世俗之氣漸漸也像寶釵般走封建社會的「正道」，婚姻只為成全自己或家族的欲望，成為了狹義的「淫」即「皮膚淫濫」的關係，他們甚至以維護個人、家庭利益為目標，可以為了達到目的而作出任何違反原則、性情之事。作者一方面借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控訴男尊女卑的社會，帶出「性情合一」、「先情後性」的思想，提出「意淫」的重要性。同時，也借寶玉、黛玉、寶釵價值觀的不同反對封建社會的禮教以階級、名利來衡量人的價值，以致社會充斥着虛偽或以利益為首的人際關係，並帶出人性率真自然的可貴。

⁸⁴ 張錦池，《紅樓夢考論》下（臺灣：龍視界，2015年），頁273。

⁸⁵ 同上註。

⁸⁶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頁99。

二、秦鐘、秦可卿與《紅樓夢》

清代的學者塗瀛在《紅樓夢論贊》中「秦鍾者，情種也」⁸⁷，故其名字涵義為「情種」，塗瀛亦稱讚他：「合風流、下流二種而為種，斯為真情真種」⁸⁸，可見秦鐘對待感情是既有「情欲」（即癡情）亦有「肉欲」，不像其他男子只追求「皮膚濫淫」的不良關係。在第七回，脂硯齋的批語亦指「設云『情種』。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二語便是此書大綱目、大比托、大諷刺處」⁸⁹，作者改秦鐘（情）、寶玉（欲）的名字並借他們兩人相親的關係用以表達男女關係中「情」和「欲」之不可分，「欲」必需建基在「情」之上，故對世俗以「欲」代「情」的風氣作出諷刺。學者張新之指出「『禽』之與『秦』同音，轉聲為『情』。《紅樓》首敘此人，則《紅樓》自雲『談情』，正面反面，一齊在內」⁹⁰，由此可見「情」正如《紅樓夢》的「風月寶鑑」，包含著一體兩面的意義，只有建基在「情」之上的「淫欲」才是作者推崇的「情」。

秦鐘的氣質與寶玉相像，是個多情細膩、重情之人，這亦是寶玉不把秦鐘歸為「祿蠹」、「鬚眉濁物」一類人而是知己的原因。「情種」即是濫情的誘因，因此作者在第九回「頑童鬧學堂」中寫秦鐘與一個外號為「香憐」及「玉愛」的學生在「擠眉弄眼，遞暗號兒」⁹¹，這個學生由於「生得嫵媚風流」⁹²，又是個「多情的小學生」⁹³因而得此外號，作者在此不是要寫秦鐘有龍陽之癖的傾向，而是重點突出他的「多情」特質，而秦鐘之所以主動與香憐結交朋友也是因為秦鐘也感受到對方亦有「多情」的特點，「香憐」的外號除了表達那個學生有著「嫵媚風流」的形象，亦暗示了他的「多情」出於對女性的憐愛。除此外，秦鐘的「多情」亦可見於他與水月庵的小尼姑智能兒的戀愛。秦鐘對智慧兒的戀愛是既有「情欲」亦有「肉欲」，如十五回寫秦鐘趁黑來找智能兒，當見她在房中獨自洗茶碗時，「秦鐘跑來便摟著親嘴」⁹⁴。秦鐘與智能兒的地位雖然懸殊，然而這些外在的因素並沒有成為他們追求自主愛情的障礙，從智慧兒偷走出城探望受了風寒而得病的秦鐘，也突出他們情投意合的互相愛慕及兩人對感情的真摯和勇敢堅決。

在第十六回，秦鐘因被父親秦業發現與水月庵的小尼姑智慧兒的戀愛而痛

⁸⁷ 塗瀛，《紅樓夢論贊》，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41。

⁸⁸ 同上註。

⁸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62。

⁹⁰ 馮其庸、陳其欣，《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12。

⁹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77。

⁹² 同上註。

⁹³ 同上註。

⁹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14。

打病死，自己亦被氣病而死。秦鐘死前更對寶玉留下遺言說「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⁹⁵，這句說話由秦鐘之口看似突兀，如果被寶玉視為知己的秦鐘對他說這些立志功名的「混帳話」豈不成為了寶玉口中的「祿蠹」嗎？其實秦鐘的言語滿載對現實的無奈，秦鐘原來也像寶玉一樣以為可以拋棄所有功名、封建規條來去追求愛情，但換來的只是一個個悲劇的發生，故死前以「過來人」的身份提醒寶玉個人的力量太渺小，還是不要嘗試選擇主宰命運，否則連自己的感情也守護不了，故作者也借秦鐘的遺言再次痛斥封建社會的冷酷無情。秦鐘的死無疑對賈寶玉造成很大的打擊，寶玉是支持秦鐘與智慧兒自由戀愛的，因此秦鐘「以情終也」的悲劇加強對寶黛反抗封建專制而追求自由戀愛的決心的同時亦為寶黛愛情悲劇埋下伏線。

除秦鐘外，秦可卿形象的象徵意義對理解整部《紅樓夢》的主題亦十分重要。秦可卿名字內涵為「情可輕」，即情可輕而不可傾，以「淫」代「情」，亦代表對情欲的放縱。《紅樓夢》中，作者雖未有直接寫秦可卿與公公賈珍私通，但透過第十三回脂硯齋的批語可略見端倪：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豈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雖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遺簪』、『更衣』諸文，是以此回只十頁，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去四五頁也」⁹⁶

由此可見，第十三回的回目本為「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而並非現在所見的「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更刪去有關「遺簪」、「更衣」的情節，可見秦可卿並非病死而是因「淫」而喪，故作者對第十三回曾作出很大的改動。

第五回寫秦可卿主動引領他到自己的房間午睡，且看看作者對秦可卿房間的刻劃：

「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了人來。寶玉覺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陽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⁹⁷

⁹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24-125。

⁹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97-98。

⁹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1。

王昆侖在《紅樓夢人物論》曾以曹雪芹對秦可卿房間的刻劃證明這是「作者對秦氏品性的貶斥」⁹⁸，並指秦可卿領寶玉到自己的房間午睡是「恐怕除了故意要含糊曖昧地譴責秦可卿對寶玉的誘惑之外，也找不出什麼具體理由」⁹⁹。然而，王昆侖的說法是不全面的，甚至對作者所塑造的秦可卿不公平。

作者透過對秦可卿甜香的房間刻劃是為了突出秦可卿的香艷嫵媚和風流的一面，也為她在寶玉夢中另一重身份，即警幻仙子（愛神、「情」的化身）作預示。同時，作者也特意安排秦可卿的房間以一些歷史人物中與其「淫情」相關的東西作佈置，以符合秦可卿的風月形象。秦可卿的死無疑是縱情「肉欲」，即「淫」的後果，然而造成她的悲劇賈珍應要負責。賈珍生性放蕩，雖已有一妻二妾，但仍和媳婦秦可卿、尤二姐曖昧，至後來賈璉娶了尤二姐，便想得到尤三姐。不至如此，他更為父親在守孝時去找尤二姐和尤三姐並與「小姨子們廝混」，足見其荒淫無度。在當時父權社會對女性強烈的欺壓下，秦可卿根本無法對賈珍作出反抗，故這段不倫關係極可能是出於秦可卿的委身。作者所塑造的秦可卿不但貌美，為人行事溫和平，故多次獲得府中的長輩讚賞，作者把她列為金陵十二釵之一，可見是對她的品性之肯定，如果秦可卿是個縱情「淫欲」之人，那豈不成為多姑娘之人？又豈會值得位列金陵十二釵之一呢？加上，第五回在秦可卿的判詞「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在寧」¹⁰⁰中作者除對她的悲劇寄哀和表示同情，也揭示了其悲劇是寧府之人淫亂不堪所造成，更可推想秦可卿是賈珍縱情「肉欲」的犧牲品，故王昆侖指這只是「作者對秦氏品性的貶斥」的說法不完全正確。

同時作者之所以大費周章秦可卿房間是因為知道寶玉厭惡土途經濟而不想在掛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¹⁰¹對聯上房內間睡覺，因而安排寶玉到自己房間。加上秦可卿的香閨由於有著「風流」、「淫艷」的氛圍，脂硯齋更把此香名為「引夢香」¹⁰²，故作者寫秦可卿主動引領他到自己的房間午睡也是為寶玉夢中與警幻仙子在太虛幻境初試雲雨的情節作鋪排，故並非王昆侖所說的是要「含糊曖昧地譴責秦可卿對寶玉的誘惑」。

作者選擇秦可卿化身的警幻仙子與寶玉初試雲雨是因為她是「情」的化身，另外她又擁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¹⁰³的兼美理想化形象，她的形象不只是借代寶釵和黛玉，更指封建時代所有有著美好品性的女兒，而作有意把秦可卿的判詞放在最後是對她們的不幸作悲嘆憐惜。秦可卿身

⁹⁸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新華書店，1983年），頁51。

⁹⁹ 同上註。

¹⁰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4。

¹⁰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0。

¹⁰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1。

¹⁰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7。

上雖集合寶釵和黛玉之美，這不幸的是如此完美的人仍然成為封建社會下的犧牲品。與縱情「肉欲」的賈珍相反，寶玉是個較重視「情欲」之人，平日對女兒都是出於尊重和仰慕，由於寶玉對女兒癡情，秦可卿是必然存有好感和欣賞的。

書中秦鐘及秦可卿的形象的內涵分別代表「意淫」及「淫濫」，作者透過他們的形象帶出最理想的關係則要同時兼備「情欲」及「肉欲」，即所謂「意淫」的最高境界。秦鐘與智能兒的自由戀愛是理想的，雖然不被封建社會認可，但無疑對推動寶玉追求自主婚姻有很大的啟蒙作用。而秦可卿與賈珍的關係在雙方沒有足夠的愛情基礎下則只可淪為「肉欲」的關係。由於秦可卿化身的警幻仙子在賈府看到太多人只追求「皮膚濫淫」的不良關係如賈珍、賈瑞、孫紹祖、多姑娘等，造成了敗家之根，而自己也曾經歷過以「淫」代「情」的悲劇結局，警幻仙子之名有「警惕」、「警戒」之意，所以透過夢境希望借此警惕寶玉不要步他們後塵，教他領會情欲發展必定要有愛情為基礎的觀念。另一方面，作者也借秦業、秦鐘及秦可卿三人名字的含意說明了愛情發展的階段，愛情先以「情種」為始端，假如在沒有愛情基礎下選擇了「情可輕」，即以「淫」代「情」的關係，便會導致如秦可卿「情孽」的悲劇收場。

二、大觀園—理想烏托邦

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提到了紅樓夢中作者分別創造了「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用以貫穿了整個故事的發展和帶出中心思想。余英時又強調他的「兩個世界論」即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是關係密切而無法割斷，並表達了理想世界被惡勢力入侵而被現實世界取代的發展過程，第一階段為「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¹⁰⁴，第二階段為「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¹⁰⁵，最後的階段為「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¹⁰⁶。

首先，作者認為「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的理據從十七回脂硯齋「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¹⁰⁷的批語得知，大觀園的園址是由寧府會芳園和賈赦住的榮府舊園合併改造而成。寧、榮二府都是書中所描述最骯髒的地方，從柳湘蓮在六十六回口中所知，寧府「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¹⁰⁸，暗示了寧府亦是淫亂不堪，如賈珍不單

¹⁰⁴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36-58。

¹⁰⁵ 同上註。

¹⁰⁶ 同上註。

¹⁰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28。

¹⁰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 522。

與媳婦發生「爬灰」一事，更在父親死後之熱孝期去調戲尤二姐、尤三姐等。曹雪芹寫的紅樓夢所敘述的「情」是一體兩面的，除了大觀園的象徵意義外，第十二回道士送給賈瑞用來醫治他「邪思妄動之症」的「風月寶鑑」也為帶出同樣的主題思想。有道士向賈瑞贈了一面「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的「風月寶鑑」，並只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人可以照看，不過使用時「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¹⁰⁹可見作者塑造賈瑞這個典型人物是說明世人縱情淫欲的嚴重後果，正如脂硯齋所評「這是作書者之立意，要寫情種，故於此試一深寫之」¹¹⁰。由此可見，不論是大觀園還是「風月寶鑑」的意象，均說明了「情」可以因建基於其之上的「淫欲」而乾淨，也可以因片面追求「淫欲」、「傳情入色」而骯髒，這是「情」所衍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另外，作者認為「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在七十三回賈母的丫環傻大姐在大觀園後山拾到一個五彩繡香囊促成了封建家長抄檢大觀園和肅清怡紅院的契機。後來，封建家長在「抄檢大觀園」時在司棋的箱子找出「一雙男子的錦襪並一雙緞鞋來」¹¹¹，令她與表弟潘又安的不合封建禮節的私情被揭發因而被攆。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顯示了理想世界被惡勢力入侵而逐漸瓦解，封建家長「抄檢大觀園」的情節是全書重要的部分，不但是對賈府日後的命運作預示，更象徵了作者理想的幻滅，道出大觀園終不能敵得過封建惡勢力的入侵，寄寓了即使當時社會有反封建的新思想萌芽，但力量根本抵抗不過惡勢力的無奈。在「抄檢大觀園」事件中，王夫人除了是以找出繡香囊的主人而有此行動，更重要是終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而對阻礙寶玉「走正道」的人事作一番整頓，包括王夫人誤聽讒言認為晴雯狐媚惑主而在她病得米水不進下被強行攆出，四兒亦因為與寶玉同一日生日而被趕走，芳官也因為調唆寶玉要柳五兒而被逐，故「抄檢大觀園」事件加速了各人物的悲劇發生。

由此可見，導致惡勢力入侵的原因也是因為「情」，即使大觀園各人追求自主的愛情和個性的解放，但因不被封建家長所認同而被強行打壓，這些有「情」之士始究要被無「情」的封建社會所污染而失去性靈。繡香囊具有性的意味，是古時候母親贈予將出閣的女兒作性啟蒙的用途，而如果未婚婦女擁有繡香囊，就是犯了淫穢之罪，故與表弟潘又安贈予司棋繡香囊的原因是他對司棋的情感可能只出於滿足「皮膚濫淫」。其實，早在墜兒偷了平兒的蝦須鐲事件中已對寶玉理想世界的墮落作警示，因墜兒已經沾染了寶玉最討厭的「魚眼睛」之惡習。在七十三回，脂硯齋評「大觀園又何等嚴肅清幽之地，金閨玉閣尚有此等穢物，天下淺閣薄幕之家寧不慎乎」¹¹²，由此可見繡春囊的出現也代

¹⁰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95。

¹¹⁰ 同上註。

¹¹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586。

¹¹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573。

表「皮膚濫淫」入侵理想世界而面臨崩塌，到後來引起封建勢力的入侵，趕走園來的有「情」女子，幾乎完全毀滅寶玉心中的理想世界。

最後，「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這帶出了被譽為寶玉理想世界的大觀園被現實世界完全取代的階段，大觀園被封建家長抄檢說明了寶玉的理想價值觀不被世俗所認同，他們強行攆走寶玉最鐘愛的清淨女兒，順勢肅清怡紅院盡力排除一切干擾寶玉追求經濟正途的事物，令寶玉理想世界已經完全毀滅。在二十三回黛玉葬花時把花葬於乾淨的泥土，因葬於水中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¹¹³顯示了黛玉渴望在這黑暗的現實仍保持高潔的修行。另外，書中關於妙玉的判詞為「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¹¹⁴，這正是道出了乾淨始終要回歸骯髒的無奈，妙玉雖是個貴族小姐，卻十分鄙視權貴，故一直在賈府保持著孤高自傲的品格。例如在四十一回，妙玉用普通的茶具和只去年收集的「輕浮」雨水泡茶予賈母，又把劉姥姥用過的杯子丟棄，卻奉上最珍貴的茶具和五年的雪水給寶釵、黛玉和寶玉，可見她不屑於在賈府攀附權貴而博取歡心。然而，儘管黛玉和妙玉如何保持高潔的品格，妙玉甚至寄身空門以求出世，但無奈隨著封建勢力入侵大觀園，到面對賈府的衰落，這些有志之士力量不足以抵抗強大的惡勢力，迫使她們不得不面對殘酷又骯髒的塵俗現實。

第五章、曹雪芹的價值觀及態度

紅樓夢並非只是一部專是為了「懷金悼玉」的作品，而是借釵黛等女子的悲劇來借代「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¹¹⁵，帶出這種悲劇其實在現實世界中一直反覆發生。賈寶玉的思想多少包含曹雪芹價值觀，但亦是同中存異，故在探論曹雪芹對釵黛之看法前，必須先對曹雪芹的「女性觀」與賈寶玉「女兒觀」作辨正，同時借探討賈寶玉叛逆思想的局限了解曹雪芹的審美標準及意涵。

一、曹雪芹「女性觀」與賈寶玉「女兒觀」

¹¹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86。

¹¹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3。

¹¹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2。

曹雪芹的「女性觀」是廣泛的，女兒只是女性的其一階段，而曹雪芹寫的《紅樓夢》並不只是同情青春未婚的女兒，而更多是對不同階段、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的理解，書中對於最高權力的賈母、王熙鳳、李紈、秦可卿等已婚婦女，作者對她們的形象塑造也是非常細緻深刻的，充分肯定了她們持家有道、敏銳的才能。例如從賈母大排筵席的招待身份低賤的劉姥姥可見她是個善良和藹的人，從王熙鳳整頓榮國府的事務上可見她是個果敢精明的人，從李紈悉心奉公婆和照顧府中弟兄姊妹可見她是個嚴守「三從四德」的溫和婦女，而秦可卿為人溫柔、處事穩妥，是個深得王熙鳳、賈母的歡心的媳婦，第五回賈母曾讚揚秦可卿「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袅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婦中第一個得意之人」¹¹⁶。

例如書中對於王夫人的性格描寫是複雜的，她一方面是個吃齋念佛，在眾人面前表現仁厚的婦人，一方面卻令金釧含冤自盡，從抄檢大觀園事件中又逼死晴雯、司棋，趕走芳官和四兒，更與王熙鳳合謀使出「調包計」而間接成為殺害林黛玉的兇手，隱藏著殘忍惡毒的心腸。後世不少讀者肯定了王夫人的殘酷無情，然而，活在男權社會的貴族家庭下，王夫人深明作為女性在家庭中爭取權力的重要性，對已失去長子賈珠的王夫人來說，寶玉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和依靠，故當賈政要勒死寶玉時，她哭著求賈政手下留情。王夫人雖然是賈府的管家，然而她的思想卻不得受制於傳統男權主義的框架，例如她要求賈寶玉走經濟正道，所以她才會抄檢大觀園和肅清怡紅院，嚴厲打壓和趕絕寶玉身邊可能妨礙他走經濟正道的一切人事，間接殘害她人的性命。此外，她更安排寶玉的婚姻大事，為他選擇合適的妻子，她雖知道寶玉喜歡「木石前盟」，但由於寶釵為人更符合傳統的淑女標準，有助扶持寶玉走經濟正道，故逼不得已採用「調包計」。儘管王夫人有多努力的跟從封建道德的標準行事，拚命保存自己在賈府的地位，然而依然成為了貴族家庭沒落的犧牲品。

由此可見，曹雪芹是以一個較全面的角度帶出上述這些已婚婦女在封建社會生存的無奈。她們在年輕時也許像大觀園的女兒都是才華洋溢，對生命充滿期盼，然而她們逐漸意識現實的無奈，封建道德成為了她們生命的枷鎖，甚致令她們需要隱藏原來的性靈成為無情殘酷的人，盲目的成為封建勢力藉以扼殺青春女兒的武器。

賈寶玉「女兒觀」是狹隘的，在第二回曾發表了「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¹¹⁷這褒女貶男的言論，另一方面在五十九回又說：

¹¹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0。

¹¹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7。

「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¹¹⁸

他把女性分成了三個階段，包括未出嫁時是「寶珠」，出嫁後是「珠子」，年老後就變成了「魚眼睛」可見，賈寶玉並非所有女性都喜歡，他只欣賞未婚女子，他喜歡她們的純真善良，更深深同情她們的不幸遭遇。然而，他最討厭是那些成年長輩如周瑞家的、李嬾嬾等，認為她們縱容封建勢力來迫害那些年輕女子的兇手。寶玉的「女性觀」其實是自相矛盾的，他喜愛那些外表靈秀，聰慧機智的貴族小姐和奴婢，如黛玉、寶釵、晴雯、襲人等，但同時他對未婚女子如薛寶釵、襲人、史湘雲也並非完全欣賞，因特別討厭她們勸他走仕途經濟，寶玉尊重家長輩如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秦可卿，他只是不喜愛那些相貌平庸、地位底下、沒有才能且成年的丫頭婆子，加上她們思想封建庸俗，才把她們列入「魚眼睛」的類別。故此，寶玉把他認為「美」，該受尊重的女子列為「寶珠」，把他認為「不美」、「討厭的」女子列為「魚眼睛」，故他的分類方式其實和已婚不己婚沒有太大關係的。

曹雪芹「女性觀」與賈寶玉「女兒觀」均道出了女性三個階段的思想變化，更反映了封建社會對原始人性真善美的吞噬階段，證明了無論多純真的女子終究避不過跌入建惡勢的深淵之中的無奈。但是，曹雪芹的「女性觀」明顯比賈寶玉的「女兒觀」來得成熟，他並沒有像寶玉一樣在批判那些已婚婦女為「魚眼睛」的同時卻又把賈母、王熙鳳、王夫人等排除在外的矛盾。他的「女性觀」已不只停留在對未婚女子的欣賞並批判那些「魚眼睛」，而很多時他在書中也運用不少「不寫之寫」的筆法去顯示出嫁女兒被迫默然接受封建勢力的無奈，對已婚女子更多的是理解。因此，曹雪芹寫《紅樓夢》並非主要對「魚眼睛」的醜惡行徑作批評，而是對封建勢力逐漸摧毀人性帶來強烈控訴，並希望借此令人反思封建規條的弊病。

二、賈寶玉叛逆思想的局限性

對於賈寶玉的形象，大部分學者都強調他反對封建制度的「叛逆性」，例如何其芳以賈寶玉違背封建禮教的「男尊女卑」及科舉制度為由肯定他的反抗性¹¹⁹，金果把賈寶玉定位為「他的時代的叛逆」¹²⁰，張錦池亦持類似看法指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為充分體現了那個時代思想界的先進思想和鬥

¹¹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64。

¹¹⁹ 何其芳，《論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頁 76。

¹²⁰ 金果，〈雜談紅樓夢〉，見呂啟祥、林東海，《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862。

爭精神」¹²¹。賈寶玉的「叛逆性」大致可體現在他對封建時期的腐朽科舉制度、官僚制度、婚姻制度和階級制度等的不滿和拒絕，主張個性的自由解放，他對封建制度的質疑不只停留在思想上，更表現在他與社會不入流的反抗行為。然而，賈寶玉雖有明顯進步的反封建主義思想，但若細心發現，他的「叛逆性」是軟弱無力的。

首先，賈寶玉的「叛逆性」是無法脫離封建勢力的保護而自力發展的。由於賈寶玉出身在典型的貴族家庭，有著銜玉而生的神秘出生，由於賈政大兒子賈珠早夭，故小兒子賈寶玉便成了賈母和王夫人等封建家長的命根子，不愁吃喝玩樂，集賈府眾人的寵愛於一身，更被賈府寄予厚望。在第三十三回，面對賈政狠手毒打，甚至要「勒死」寶玉，王夫人連忙抱住寶玉哭道「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¹²²，老人夫也趕到阻止賈政說「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¹²³。由此可見，寶玉的「叛逆性」是在封建家長溺愛縱容的保護下才得以發展成熟，他雖違背了封建家長的希望，但由於他是府中的命根而無法對他過分打罵及強迫，故他依然可以繼續放棄禮教的束縛，不走經濟正途而整天在脂粉堆打滾。賈寶玉在五十九回發表過關於他的女兒觀，他雖厭惡那些沾染了封建思想的成年長輩，然而他的內心其實是把包括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秦可卿等已婦女子排除在「魚眼睛」的行列。例如在二十五回，寶玉外出回來後「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¹²⁴撒嬌，而在書中各處也見可見寶玉經常向賈母撒嬌。在二十八回中，黛玉又再因「金玉良緣」而向寶玉拌嘴時，寶玉安慰黛玉並借此表明自己的心意時曾說「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¹²⁵，他把黛玉排在第四位，而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封建家長都排在黛玉之前，可見他們在寶玉心中也有一定地位的。

另外，賈寶玉的「叛逆性」包含了複雜的儒家思想，他並非完全反對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而是一方面繼承了當中「仁愛」、「孝悌」的部分，一方面又推翻了「階級制度」、「仕途經濟」的禮教觀念。在「仁愛」方面，他關心身邊的丫頭女子，從不把他們當作下人看待，對他們處處關心憐憫，又主動為她們「理妝」，為她們出頭。然而賈寶玉上述的行為並非泛愛，他知道自己最愛是黛玉，故對不同女子的愛是有區別的，這是因為他的思想受著儒家思想強調了人倫之間的仁愛有親疏之別所影響，例如在二十回他對黛玉說「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¹²⁶。另外在「孝悌」方面，第三十七回，當寶玉折了

¹²¹ 張錦池，《紅樓夢考論》上（臺灣：龍視界，2015年），頁10。

¹²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265。

¹²³ 同上註。

¹²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99。

¹²⁵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233。

¹²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61。

桂花時他並沒有第一時間據為己有，而是「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¹²⁷，可見他是孝順的孩子，也尤其敬重賈母、王夫人二人。然而作為貴族子弟，他的內心仍是無法完全脫離階級觀念的。例如學者章培恒便從賈寶玉仍未能完全擺脫封建社會的階級觀念認為他「不是徹底的叛逆者」¹²⁸，並解釋指「他跟林黛玉的愛情雖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意義，但在其戀愛生活中，卻又不能不銘刻著所由出身的階級的烙印」¹²⁹，在寶玉身上仍流露了不少紈袴公子的惡習脾性。例如在等三十回寶玉淋雨後回到怡紅院，可惜過了很久都沒有人來開門，於時一起之下待門開了，也不顧得開門是誰便踢了一下，故把襲人踢傷了。故此，從丫頭不開門便打他們打罵一頓，以顯示主子的權威，故在這裏寶玉是明顯帶有主僕間的階級觀念。

最後，寶玉對於和封建家長的抗爭，是軟弱無能的。在抄檢大觀園一節，面對司棋、四兒、芳官、晴雯等人被王夫人無理逐出，寶玉只是任由著他們受建勢力迫害而無力拯救他們。他的軟弱甚至突顯在他爭取和黛玉的自主愛情，他雖然對封建傳統的婚姻制度有叛逆精神，然而在追求自主愛情時他都是採取較保守的態度，不顯積極。寶玉深信持著王夫人、賈母等封建家長對自己的寵愛，加上寶、黛二人真誠相愛，他們之間的愛情必然可以得到美好的結局，故無視了封建勢力對他們自由戀愛的迫害，也正是寶玉的軟弱態度甚至枉送了黛玉的性命。直到結末，寶玉也是選擇了和封建勢力妥協，一個痛恨功名利祿的人竟主動去走經濟之途，在一百一十九回，他對王夫人說「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¹³⁰在完成了父母對他的期望後便選擇了出家當和尚逃避現實，可見寶玉的「反抗性」並不透徹，甚至是消極軟弱的。

三、賈寶玉對釵黛的態度比較

寶玉對黛玉和寶釵是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

寶玉對黛玉是親近、喜歡、坦率的。寶玉年少時「視姊妹兄弟皆出一體，

¹²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94。

¹²⁸ 章培恒，〈論《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復旦大學學報》第 1 期（1964 年），頁 85。

¹²⁹ 同上註。

¹³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 901。

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故略比別個姐妹熟慣些」¹³¹，尤以黛玉關係密切，視為知己。到長大後「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¹³²，因而建立了愛慕的關係。

在二十九回，作者在書中亦表示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曖昧情意，寶玉「早存留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¹³³，由於兩人對雙方情感的不確定，以致在早期經常出現因「金玉良緣」而對感情的試探而發生的爭吵，從對話中亦多次流露寶玉對黛玉的態度情感。

二十八回，元春在端午節的賜禮間接顯示對寶玉與寶釵「金玉良緣」的支持。寶玉收禮後本是興奮不已，然則當知道和寶釵一樣時他立即疑惑地反問「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¹³⁴。由此可見，寶玉一直傾心黛玉，家人亦會認同他的「木石前盟」，故認為禮物與黛玉一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寶玉要把東西送至黛玉挑選，黛玉以「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¹³⁵來拒絕，寶玉立即激動地說誓道「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¹³⁶，又指「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¹³⁷。由此可見，寶玉是重視黛玉的情感和想法，否定「金玉良緣」，把黛玉當作唯一親密及所愛之人。此外，當寶玉要看寶釵腕上的紅麝串子，看到其「雪白一段酥臂」，動了羨慕之心，引起黛玉的醋意而被譏笑為「呆雁」。然而，寶玉心想的卻是「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是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¹³⁸，這亦是寶玉間接認定「木石前盟」的反映，認為黛玉將來會是自己的內人，而寶釵只是外人。

在二十九回，寶玉因「金玉良緣」及張道士說親一事而煩心，又因黛玉無意的言語而感到被奚落，「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¹³⁹，最後因黛玉一句「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¹⁴⁰、「好姻緣」的氣話引起衝突。寶玉被黛玉的說話徹底傷透心，也慨歎黛玉的誤解和對自己的不信

¹³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0。

¹³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40。

¹³³ 同上註。

¹³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33。

¹³⁵ 同上註。

¹³⁶ 同上註。

¹³⁷ 同上註。

¹³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34。

¹³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40。

¹⁴⁰ 同上註。

任：

「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白有了你，你竟心裡沒我。』心裡這意思，只是口裡說不出來。」¹⁴¹

又說「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和我近，不和我遠」¹⁴²，並以砸玉去破壞「金玉良緣」，向黛玉驗明自己的真心。

加上，他們的思想追求是一致的，特別是輕視功名的部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¹⁴³。

相反，寶玉對寶釵是友好、欣賞、尊敬。寶玉特別欣賞寶釵的博學多才，處世精明。如在二十二回寶釵點了《魯智深醉鬧五臺山》一出戲，寶釵聽寶玉說怕熱鬧，笑道：「要說這一出熱鬧，你還算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是一套北《點絳脣》，鏗鏘頓挫，韻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¹⁴⁴，使寶玉「贊寶釵無書不知」¹⁴⁵。在十八回，寶釵知道在擬題怡紅院時，元春把寶玉原來題的「紅香綠玉」改為「怡紅快綠」，故建議寶玉寫的「綠玉春猶卷」，把玉改為蠟，又解釋指「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¹⁴⁶。由此可見寶釵的心思縝密，處處為別人着想的成熟亦深得寶玉敬佩。

在書中可見寶玉特別敬重寶釵，例如在三十六回，襲人對寶玉說了寶釵昨日陪在他床側趕蚊子一事，「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褻瀆了他。』」¹⁴⁷由此可見，寶玉對寶釵是以禮相待，他尊敬這位寶姐姐，故才有在她面前睡著是「褻瀆」的說法。二十回黛玉又因寶玉的親近而生氣，寶玉安慰她說與寶釵的關係為「親不間疏，先不僭後」¹⁴⁸，寶釵只是個的「外四路」兩姨

¹⁴¹ 同上註。

¹⁴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41。

¹⁴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83。

¹⁴⁴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74。

¹⁴⁵ 同上註。

¹⁴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42。

¹⁴⁷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88。

¹⁴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161。

姊妹，並沒有與自幼「一桌吃，一床睡」¹⁴⁹的黛玉親近，所以寶玉毫不尷尬與黛玉同躺在床上聊天，用她的枕頭。

寶玉雖知寶釵有一金鎖與之相配，但一直沒有按家人的意願追隨「金玉良緣」，例如從元春送寶玉和寶釵的禮物是一樣，這是由於元春知道寶釵的金鎖需要配玉才可結為婚姻，故想成就「金玉良緣」。然而寶玉對「金玉良緣」毫不感興趣，「心心念念只記掛著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¹⁵⁰，對「木石前盟」表現堅定。

寶玉並沒有認寶釵為知己因為她順應社會而沒有性靈，特別在於她經常勸寶玉走他厭惡的「仕途經濟」，「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三十二回湘雲也正勸他考舉人進士之事，襲人便道：「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¹⁵¹，更指如果是黛玉便一定「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¹⁵²，使寶玉急得解釋：「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¹⁵³

四、釵黛之辨的理想與現實

王蒙在《王蒙話說紅樓夢》亦提到釵黛形象是「作家對於人性女性的理想與理想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現實與現實之間的種種觀感、種種思索、種種追憶與幻夢的奔突、融解與泛濫的寫照」¹⁵⁴。陳文新、余來明在《紅樓夢悲劇人生》分析釵黛之爭時把寶釵和黛玉分成兩類，寶釵為「注重現實生活」一類，黛玉為「追求詩意生活」一類，分別顯示了擁薛、擁林派兩類人不同的生活追求，此外他們又提到：

「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常會出現適應現實生活與追求詩意生活的矛盾，黛玉與寶釵正是這兩種生活態度的代表，而在寶玉身上則體現了這兩種生活態度所形成的矛盾。」¹⁵⁵

因此，寶釵和黛玉雖分別代表寶玉內心分歧的現實和理想，但同時兩人也代表著寶玉理想傾向的複雜衝突。寶釵是社會現實的理想，黛玉是作者的理想，而且肯定的是兩人的美都是處於寶玉無法追求的極端層次，但是可悲的寶

¹⁴⁹ 同上註。

¹⁵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34。

¹⁵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58。

¹⁵² 同上註。

¹⁵³ 同上註。

¹⁵⁴ 王蒙，《王蒙話說紅樓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頁 76。

¹⁵⁵ 陳文新、余來明，《紅樓夢悲劇人生》，頁 34。

玉既做不了社會的理想，也達不到自己的理想層次，因而令寶玉在釵黛等女子前「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¹⁵⁶，故在她們面前稱自己為「濁物」。

寶釵有才有貌，她的言行舉止無一不是跟從封建制度而行，是古代符合道德標準的婦女，曹雪芹更以「停機德」來讚美她的婦德。在眾人面前，薛寶釵可謂是一位堪稱完美的女子，在作者眼中，寶玉特別欣賞寶釵的博學多才及為人處事的成熟，而寶玉不認同的是寶釵「熱衷於仕途經濟」的思想。由於她每每都對寶玉走封建社會的「正道」作規勸，經常說一些讓寶玉特別反感的「混帳話」，故她的思想本質是醜惡的，這亦是寶玉後來逐漸意識到黛玉與寶釵價值觀的不同而選擇近黛玉而遠寶釵的根本原因。加上，在書中寶玉對於選擇入世如寶釵和出世如黛玉之間其實是有過猶豫不定，他一方面不想入世，一方面渴望出世。然而，寶玉身上仍留有許多封建思想的烙印，故他的反抗意識不足，是不全面的，但同時他又無法像寶釵一樣安分隨時，徹底擺脫自己的性靈，完全跟著封建制度當個符合社會標準的人，寶玉在現實和理想間徘徊不定，其內心是矛盾複雜的，最終成了個「無才補天」而被遺棄的石頭。

另一方面，寶玉又不能徹底出世如黛玉。馮其庸曾在〈解讀《紅樓夢》〉一文評寶黛之間的愛情關係時提到「可見反對走仕途經濟的道路，嚮往著理想的世界，嚮往走自由人生的道路，是他們的共同志趣，也是寶黛愛情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礎」¹⁵⁷。馮其庸認為寶黛愛情以相同思想作為基礎，把寶黛放在反抗封建勢力的相同位置。但是，馮其庸後半部分的言論有誤，寶黛兩者的思想明顯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寶玉對黛玉的思想內涵認識狹隘，經常把她當作是一個因無法擺脫自身命運而自怨自艾的薄命遺孤來看待，在書中寶玉只停留在黛玉不曾向他說「混帳話」而認她為知己的階段，然而寶玉並沒有深入的理解到她其實是一個有著高尚品格及自主意識的「世外仙姝」，也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朱體仁指出「賈寶玉只是把處於弱勢地位的青年女性當作值得關心、愛護的可憐群體，卻沒有認識到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青年女性正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統治的一支生力軍」¹⁵⁸。例如在六十四回黛玉寫《五美吟》以寄託渴望追求自由自在，不受封建禮教束縛的生活，然而寶玉卻誤解黛玉寫《五美吟》是「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祭的墳，林妹妹有感於心」¹⁵⁹，為了祭奠已亡的父母並對親人表達思念傷痛之感，見黛玉面上有淚痕，只是安慰她「不可過作無益之悲」¹⁶⁰。然而，寶玉未有認識到黛玉流淚其實並非只是因自己「寄人離下」而感到悲傷，更重要是她經歷了府中的腐朽黑暗及人性的冷酷，

¹⁵⁶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2。

¹⁵⁷ 馮其庸，〈解讀《紅樓夢》〉，《紅樓夢學刊》第二期（2004年）。

¹⁵⁸ 朱體仁，《誰解其中味：對幾種文學觀的評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102頁。

¹⁵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505。

¹⁶⁰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下，頁506。

例如黛玉從尤二姐的悲劇而聯想到自己將來的命運，加強了她反對封建制度而追求自由婚姻的決心。黛玉指「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歎者甚多」¹⁶¹，故作了《五美吟》，寄抒其大膽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堅持「質本潔來還潔去」¹⁶²的獨立人格。然而由於寶玉未有深入認識到黛玉這方面的高尚情操，導致黛玉焚稿斷癡情，造成了「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¹⁶³的愛情悲劇。

由此可見，作者的悲金悼玉表示了寶釵和黛玉兩人無論選擇入世和出世的決擇都必須走向悲劇的結局，也悲悼了現實中如她們的所有女性。而且，由於寶玉並不能片面地追求寶釵和黛玉其一人人生方向，故寶釵和黛玉既象徵了作者的理想目標，也象徵了寶玉內心的矛盾衝突。

五、曹雪芹的審美標準及意涵

關於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顯然是有違曹雪芹本意。劉心武解釋俞平伯的「釵黛合一」時認為「黛、釵合一，不是人的合一，而是人際上的合一」¹⁶⁴，他解釋在四十二回中寶釵對黛玉行酒令錯口說了《西廂記》《牡丹亭》中的「淫詞浪曲」一事以過來人身份進行訓誡，曹雪芹竟沒有讓代表封建勢力的寶釵及代表反封建勢力的黛玉發生正面衝突，反而透過此事讓黛玉感受到寶釵的真誠與保護，讓兩人冰釋前嫌，不再互相衝突防備並成為好友。除此外，劉心武又解釋曹雪芹所刻劃的薛寶釵說她天生胎裏帶熱毒是暗示她一開始與黛玉等貴族小姐有相似的價值觀，對自由戀愛和流露真情有所嚮往，但在封建家長的教訓下才壓抑自己那熾熱的靈魂，才讓人感覺她的冷艷無情。他又指「他（曹雪芹）心目裡，黛、釵儘管思想有別，追求不同，但她們同是閨閣囚徒，同樣受到封建禮教的壓抑，都屬紅顏薄命，都應給予理解、同情，為之惋惜、哀悼」¹⁶⁵。

筆者亦同意劉心武的看法，「釵黛合一」的「合一」正指出寶釵和黛玉的思想由相同發展成不同的過程，即分別對建社會的妥協和反抗，也慨嘆即使兩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亦得出個「萬艷同悲」的結局，沒有根本的不同。俞平伯《紅樓夢底風格》一章評釵黛形象指：「即釵黛是他底真意中人了；但釵則寫其城府深嚴，黛則寫其口尖量小，其實都不能算全才。」¹⁶⁶李希凡、藍翎在《紅樓夢中兩個對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寶釵》一章針對俞平伯上述說法而批評他

¹⁶¹ 同上註。

¹⁶²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224。

¹⁶³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 46。

¹⁶⁴ 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上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年），頁 360 - 361。

¹⁶⁵ 同上註。

¹⁶⁶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頁 78。

以人物形象的形式主義作為「釵黛合一」論的基礎是狹窄和不合理，「他所看到的僅僅是表面現象上的差別，絲毫也沒有接觸到隱蔽在這些表面現象之後的本質差別」¹⁶⁷，批評他這言論有意抹煞了釵黛人物所樹立的矛盾衝突。

因此，俞平伯有關「兼美」的論說部分有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曹雪芹塑造寶釵與黛玉是希望透過兩人不同的思想性格突出寶玉對「金玉良緣」和「木石前盟」的態度之不同。其次，寶釵與黛玉在藝術形象相似，但其思想本質是截然不同的，林黛玉先天就是被作者賦予了出世的氣質，「質本潔來還潔去」，她的本性是不會被世俗污染，依賴「情」而生。

再者，薛寶釵不懂「情」，被作者賦予了入世的思想，因此她的性靈也被無情的封建制度所沾染。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對立形象是代表曹雪芹至高理想和社會理想的人格形象的反映，林黛玉的死象徵理想的幻滅，薛寶釵被冷落帶出即使在當時社會不論活得如清高的林黛玉或合符社會期望薛寶釵，她們的命運也都是悲慘的，故以合用一冊的形式帶出相同的結果，揭示封建制度的不可行及弊病。

另外，由於林黛玉的形象、思想、性格都是曹雪芹至高理想化的形象，雖然寶釵的為人處事均是合符封建社會的標準婦女，然而由於寶釵與黛玉思想的根本不同，如果必定要從釵黛取捨，曹雪芹也是偏向支持擁林派，故塑造了反映自我心理形象的寶玉，而寶玉也顯然是追求與黛玉的「木石前盟」。因此，對於寶釵，曹雪芹只停留在藝術形象、才能方面的欣賞，對於她的思想方面，寶玉是不會認同的，但對於她這個有才能的人最終也逃不過悲慘的命運，曹雪芹也是對她存有同情之心，故她以一個亦好亦壞的形象出現在《紅樓夢》，可見曹雪芹並無貶斥寶釵之意。

最後，其「兼美」的說法亦十分牽強，因為曹雪芹在第五回已提到「千紅一窟，萬艷同杯」¹⁶⁸，隱喻當時所有才德兼備、純真善良的「女兒」始終也逃不過悲慘的命運，故事中警幻仙姑是秦可卿，她雖然是兼有寶釵與黛玉之美的理想女性，但她的下場也是悲慘而且是書中最早逝去的十二釵，因此按推論，曹雪芹只支持「釵黛合一」中並無貶斥寶釵的說法，但不認為把釵黛放在同樣兼美優秀的地位。

由此可見，曹雪芹把愛情放在很高的位置，與賈寶玉一樣也是個重「情」的人，主張婚姻必定要以愛情作基礎。他認為順應質樸自然的人性才是人最美

¹⁶⁷ 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219-220。

¹⁶⁸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45。

及珍貴的地方，但同時亦勸戒世人追求情欲的解放卻不能放縱情欲，否則會自取滅亡。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紅樓夢》塑造賈寶玉的同時也塑造了另一個鏡像甄寶玉，寄託了追求如寶釵的社會理想層面與追求如黛玉即自己的理想層面的結局，同時也預示了寶玉即使選擇出世，但結果依舊還是敵不過封建勢力的無奈。他們一開始都愛女兒、厭讀書，其相貌性格無不一樣。然而，到書的末段部分他又再出現，雖然相貌依舊，但封建時代已把他與世俗同化了，滿嘴的仕途經濟學問，一腦子都是八股制藝功名利祿，已經活生生的把原始的性靈狠狠壓碎。然而，可悲的是在世人眼裏「甄寶玉」才是「真寶玉」，因為他是真正有才能治國的人，而賈寶玉不過是無才補天的無用之材。

第六章、結論

一直以來，眾人對薛寶釵及林黛玉的意見主要分成「擁林派」、「擁薛派」、「釵黛合一」。造成如此爭議的原因是由於曹雪芹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大量運用了「春秋筆法」的藝術特色，令薛寶釵及林黛玉的形象變得含蓄模糊、撲朔迷離，對兩人的性格行為亦有所誤解。

其實，曹雪芹在塑造薛寶釵及林黛玉時在才學、相貌、品格上都賦予她們很高的藝術形象，一個是「山中高士晶瑩雪」，一個是「世外仙姝寂寞林」，肯定了她們高尚的品德，故在寶玉在二十一回續《莊子·肱篋》文中以「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¹⁶⁹來讚美兩人。薛寶釵本質原與林黛玉相似的，是個有性靈的人，也渴望追求自主的生活，然而受環境影響令她選擇順應封建制度而行，在人前必須當個賢慧而受人愛戴的女子，不單要自己追求最高的道德修養，更懷著成為寶二奶奶的抱負，故經常對寶玉作「仕途經濟」的規勸。反之，黛玉與寶玉一樣反對追求功名，追求個性自由，寶玉亦慢慢意識到自己與寶釵的思想分歧而更加親近、喜愛黛玉，捨「金玉良緣」而取「玉石前盟」，對寶釵更多只是才學方面的尊敬和欣賞。

在《紅樓夢》意旨上，秦鐘、秦可卿的意象帶出了「情」分「意淫」及「淫濫」二種，而寶玉則為前者的最高境界，另外大觀園的意象亦道出有「情」之士被封建勢力打壓的過程，表示園中人即使保持高潔的品格最終也落入現實的無奈，帶出對封建「吃人」制度的譴責。因此，無論曹雪芹的「女性觀」比賈寶玉的「女性觀」都是借女性三個階段的思想變化，反映封建社會吞噬人性真善美的過程，然而曹雪芹的「女性觀」是廣泛的，他理解已婚女子默然接受封建勢力的無奈，借書中人物之悲劇痛惜社會上遭壓迫的女性。

黛玉與寶玉都具有蔑視傳統叛逆精神，追求個性的解放，不與封建社會妥協。然而，由於寶玉的「叛逆性」的局限，令他保留了很多貴族子弟的惡習，使他的「叛逆性」需要建立在封建家長的保護，成為了其「女兒觀」矛盾的主因，更造成了寶黛的愛情悲劇。寶釵是社會的理想，黛玉是作者的理想，但她們都是寶玉達不到的目標，書中的寶玉既無法達到黛玉完全脫俗的人格，又無法做到如寶釵般的完美社會標準，在入世和出世間舉旗不定，故只可淪為「濁物」。曹雪芹借賈寶玉的形象表達對個性解放的追求，著重人性率真自然的一面。故此他雖欣賞寶釵的婦德及為人處事的大方，但由於兩者人生價值之不

¹⁶⁹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頁167。

同，加上其對性靈的壓抑，縱然她符合社會的理想，其思想本質也是醜惡的。故此，曹雪芹並不會同意俞平伯「釵黛合一」的思想，也引用秦可卿的悲劇帶出他無意把她們「兼美」合併。脂硯齋所指的「合一」應理解為三種含意：一是表示黛玉對寶釵化解誤會，冰釋前嫌。二是顯示了釵黛二人的思想由相同發展至不同的過程。三是預示釵黛兩種對立的價值觀均需面臨相同的悲劇命運。

由於她們藝術形象類似，而寶釵之貌更於黛玉之上，可見並無貶謫寶釵之意。然而，曹雪芹有意塑造兩人的思想對立，帶出封建制度蠶食性靈而令人盲目的悲哀，如必須在其中取捨時，曹雪芹更欣賞林黛玉的本性和思想內涵。

參考文獻

書籍

- 曹雪芹，《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陳文新、余來明，《紅樓夢悲劇人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鄧雲鄉，《紅樓夢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 馮其庸、陳其欣，《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江西：江西教育出版，2000年）。
- 哈斯寶，《新譯紅樓夢迴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 何其芳，《論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劉繼保，《紅樓夢評點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2007年）。
-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上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
-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上海民權出版部，1985年）。
-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新華書店，1983年）。
- 王蒙，《王蒙話說紅樓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
- 楊伯峻，《孟子譯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一粟，《紅樓夢資料彙編》（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一粟，《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
- 張錦池，《紅樓夢考論》（上/下）（臺灣：龍視界，2015年）。
- 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朱體仁，《誰解其中味：對幾種文學觀的評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

期刊論文

- 陳萬益，〈說賈寶玉的「意淫」和「情不情」〉，見余英時、周策縱等著，《曹雪芹與紅樓夢》（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207。
- 範國良，〈從《紅樓夢》回目看曹雪芹對寶釵的抑揚態度〉，《紅樓夢學刊》第1期（1987年）。
- 馮其庸，〈解讀《紅樓夢》〉，《紅樓夢學刊》第二期（2004年），頁1-35。
- 金果，〈雜談紅樓夢〉，見呂啟祥、林東海，《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862。

- 林素玟，〈不寫之寫 脂批《紅樓夢》「春秋筆法」的書寫策略〉，《文學新論》第15期（2012年6月），頁35-70。
- 韶華，〈談薛寶釵和林黛玉的個性——評俞平伯「雙美合一」論的錯誤觀點〉，見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頁5。
- 沈梅麗、陳超，〈從脂評的引文摘句看脂硯齋的文化素養〉，《金陵科技學院學報》第2期（2006年6月）。
- 章培恒，〈論《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復旦大學學報》第1期（1964年），頁85。
- 周中明，〈化醜為美——論薛寶釵形象的塑造〉，見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30。